

September 1, 1985



馮景禧對待重臣出手豪闊
會有發廿四個月雙糧壯舉

我會是馮景福的僱員，也是他的客戶，對馮先生所知不少。洋幫，甚至英資，都可以談得來，產生微妙的媒介作用。

港富豪行列中一直算是個相對的好好先生。以他的人面之廣，手段之高明，不少宗兩名巨富間的觸繩，都靠他來穿針引線。比方說，當年最著名的過江龍陳松青，想要同包玉剛談生意，應如何接頭？答案是馮景福。只有他能與本地幫、上海幫、南洋幫，甚至英資，都可以談得來，產生微妙的媒介作用。

（注：部分分段為三行）

介上的知名度)，在香港富豪中也許僅次於包玉剛和李嘉誠。論財富，他和上述兩位相信差距不大，充滿着傳奇性的生涯。他也不抹殺他先後重金禮聘的謀臣的貢獻。很多富豪雖然說是白手興家，可是大多數畢竟會有「筆小資本」，或者就是有若干成功的條件（例如航運地產業先後創造英雄，和富豪本身開始創業時有起碼的教育或經驗）。可是馮先生僅受過小小學教育，隻身來港後又僅當船員，辛苦與艱難，不能不說是個奇跡。更傳奇性的是，馮氏幾經波折而名成利就之後，竟又數逢挫折，幾次差點倒下去之後又站起來。人們對馮氏驚嘵的，是他選出「奇招」。當年他和執世界證券業牛耳的美林炮轟股

的「東山復出」，顯然付出了相當代價，可惜他不能活下去享受代價的成果。但人到了他的地位，財富的增進卻那裏比得了上名譽的損益？包季今天的「繼續努力」，還不是求名多於求利？

集心餅店

美心餅店地鐵全線服務 (天后、北角、銅鑼灣)

說起馮先生旗下先後羅致的「如雲猛將」，我的意見是馮先生生「能」用人，却不一定擅「用」人。不能說，他的精英雖然多，能够長期和他合作愉快的，又能有幾人？聽說馮先生有一次把名受他厚祿的洋員員職，不惜辭職立時生效，是傳説「一時半刻」的事。無獨有偶，另一兒未能對他提供他心目中的貢獻，那就確是長痛不如短痛，不如另覓良材了。馮先生在福建首席股票業經紀，自然懂得 *cut loss* 的道理。對他來說，投資於人才，也許等於

經營證券成績

覺得不能不給個評語，
券業的成績。作為新進
各司，我只知道所鵠甚微。

(上接第十二版) 買賣股票，說到對人才的「投資」，馮先生也許是香港富豪最肯出大手筆的一位了。傳媒年新萬元的要員，據我猜想不止一兩個人。此外，馮先生於去年失去新鴻基實際控制權前，也曾一度採取香港企業史無前例的徹底大手筆——一方面大刀厚賞多年忠貞力，一方面大刀闊斧裁去冗員。他這一招，也是香港金融界傳為佳話的。追憶馮先生多年的老臣子，一定記得新證集團從六人實號擴展成也算跨國機構的成功史。老臣子，自然記得，公司成為上市公司，要向小股東負責之前（黃金時代狂潮時員工出二十四五個月雙糧的

蓋棺定論，我認為馮景禧先生不愧是香港商界的奇才。這話的要點也許在一個「奇」字——奇招迭出，能人所不能（當你想他的出身背景，不免更佩服他）。馮先生一直最遺憾的，也許是在六七年他本人產生「信心危機」，移民加拿大。雖然兩年後他懂得及時回來重新把握機會，可是在那兩年裏，香港無數的機會，已被別人捷足先登了（例如他的老搭檔郭得標和李兆基，就留在他的香港發展了不allowable）。

六九年馮先生回港，選擇證券經紀業，瞬即掌該業之牛耳，也着實難得。可是經紀賺佣金，到底利錢不如炒地盤豐厚，於是馮先生的財富，也就不起不趕上他的兩位老搭檔了。那時，馮先生似乎熱衷於投身地產，以及當他多年渴望的銀行家。可是，到頭來令他失利的，正是地產和銀行這兩門業務。這兩點相信證明先見如馮氏者也沒有事前看得到了。

最後不能不結合談談湯氏的業績。作爲新鴻基多年的老客戶，我知道新鴻基掌握着投標量二成以上的重要性。可是，多多少少地說，新鴻基的業務，多引起爭論之處。七三年股市崩潰時，有人認爲新鴻基出貨最力，對跌市最有「貢獻」。新鴻基的解釋，是他們作爲經紀，只是奉客戶之命行事而已。股市沉寂多年，到八一年那一浪，股民沉沒又認爲大經紀促成跌市。不過，新鴻基的客戶，可以說散戶最多，形勢不利時，散戶自然鶯飛狗走，可是大經紀既然食裏存有大量客戶寄存的股票，自然有人聯想到有些人會從中取利，先售出客戶的股票然後再補倉。無論如何，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。而這些疑點，恐怕正如最近傳聞一樣，是沒法證實或否定的。如果鴻基先生當年不急於「得多元化」大展拳腳，專心樂於當「股王」，也許能在他的本業上更得人心。

September 1, 1985



介紹黃霑認識馮景禧的薛寶德勳爵。

馮之老拍檔李兆基(右)及郭得勝(左)

馮景禧—現代香港的傳奇



會扶助馮氏事業成功的一羣功臣，左起陳祖澤、繆沙及馮家彬。

新聞，都要注意力，及負担十分沉重。」
馮先生是在十號風球高掛，全港各行各業都停下來，依然會召集同事一起商討生意的人，他的勤奮，在香港任何一界裏，都很少見。星期天會上，我相信，將來的香港，由人羣中對香港有歸屬感、對香港前景有信心、肯對香港負責的新一代領導，不但現在的生意人，前年時候，香港前途，是怎樣，誰也不知道中英協議的內容會怎麼樣。

一段就說：「我已六十
三歲，已經辛苦
苦苦工作了四十
多年，今後希望
能減少一點工作
，愉快地安度晚
年。一般人年
青時求學，然後
服務社會，老年
時退休。我在少
年時沒有求學的
機會，十四歲已
早投身社會，工
作的歲月已比常
人長得多。而我
們這一行業，由
國祭經濟到社會
則重中。

赤手建新鴻基王國

白手興家

白手興家，對他來說，往往只是另一個工作日。所以他說自己辛苦工作了四十多年，絕無誇張。

早在中英達成協議以前，香港前途，居然字字全中。洪波浪。他從不諱言自己是「露哥！」……

六個月之前，他公開預言香港在港府高層，引起過一自己早年的困苦：「賺毫三子地產、證券及銀行方面所建立的王國，為亞洲之冠。」對香港人來說，他是個現今傳奇。一九三九年，他十七歲的時候，從廣東隻身來港，在九龍瓜灣的「卑利船塢」當學徒，一角三仙工資。一九八二年初，他創辦的新鴻基財務，變成「新鴻基

行」，成為自一九六五年以來首間獲得香港政府發銀行牌的公司。他只受過小學教育。但他在每天從電視、電台、報紙上所看到的世界及香港金融行情，全由一手建立的「新鴻基證券」，每天香港股市的買賣，有四成是由他的公司經手。

「明報周刊」連載的時候，要訪問的大人物，本來不在。他是香港證券財經界的名

股王」，我要動香港風雲人物，公自然不會少了他。

而自從七十年代初，認識馮先生之後，蒙他不嫌我人微言淺，時有過從，說起來，還真得上是頗熟的朋友！

可是向他提出的時候，他絕我的訪問。

他覺得自己見報太多，不意再「出鋒頭」。

現在，他人已離我們而去，見不見報，對他來說，再也念他。自從知道他在加拿大溫哥華手一

華逝世之後，我這幾天，腦中半了，是他的音容笑貌，而心中，一上一下，惆悵。所以，我雖然沒有事先取得他的同意，也想寫寫他。一方面，他實在是個香港的現代傳奇，很有一寫價值；另一方面，我覺得他是我的益友良師。寫了他，至少可以一誌對他的悼念。希望我的拙筆，可以令讀去的奮鬥史，從而獲得鼓舞激勵。令香港人，以後繼續在世界上立稱雄。

知人善用向受讚賞

24

這段話，發表了之後，不大一小時，港府高層，掀起過不大不小的波浪，一位資深的大議員十分光，私下數次斥爲謬論。

他的好學，財經圖人盡皆知。世界商管最新書籍，他全部讀過。有時沒有中文本，他就叫人譯給他看。你和他談「Z理論」，他可以如數家珍的逐點和你討論。大學教授和國際財經大演講，他有空必出席聆聽。沒即時傳譯，就叫他的左右手提挈領，在旁用中文，逐句寫在上給他看。

紙綱有家你論助讀知

穩坐釣魚船
渾號大白鯀

他的初步金融知識，就是從小偷偷地，被僱來培植學的小工，後來偷錢找他，他竟說：「我從未學過！」但遭受到重重挫折，最慘的一次就是五〇年運魚苗往台灣出售，魚苗全在窮則變義之下，他又從事別的行業，包括某些外國生意，後來韓戰爆發，他運橡膠及電油進入大陸，在中國獲得可觀利潤。一七一及七二年，香港股市攀登上高峯，新鴻基證券迅速壯大。八年恒生指數由一千七點急瀉，最低跌至不足二百點，不少人傾家蕩產，利，馮氏却穩坐釣魚船，由於一路做朋友，從中獲取暴利，因此，股民賜給他一個不雅的「大白鯊」別號。

燕妮依鐘之聲不復聞 相學名家叫他隱隱隱

夜雨綿綿，心中若有所失，我的導師、我的長輩、我的忘年交馮景禪先生已經離我們而去，一時間我還未曉得哀傷，只是一陣悵然，然而我知道，在未來的日子裏，我會十分想念他，不是因為他生前是叱咤風雲的財經鉅子，而是因為他是位既愛護我們又很能跟我們玩做一團的可愛長者。

忘了是什麼時候認識馮先生的，記憶中我是先認識他的華女婿，常常大家玩鬧，雖然他的家族生意是「香港煙草公司」，而我們的黃興林廣告公司却是為一家美國公司「做廣告的，在市場上競爭激烈，但娶了馮先生那位溫婉美麗的大千金烈打，見馮先生便多起來了。記得第一次他的豪華大遊

艇「寶貝」號，船上各種國籍賓雲集，而馮先生是除了廣州話外，便什麼話也不靈光的，不過招呼賓客却是人手充足，食物豐富。

問馮先生為什麼不學英文？

他說：「我沒有語言天才，如果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學英文，我不如把那些時間花在想生意上面，要跟外國人說話，我找個翻譯還不容易？」

中國人的身份

「那末你不怕人譯錯了你的意思嗎？」我問。
「哈，要是譯錯了我一定覺察得到，總之不知如何，我就是會知道！」

有一回英國電視台BBC要拍攝新嘉坡的開會情形，表情最好和反應最好的便是他。他說：「我不懂得他們在說什麼英文，不過我猜大概是輪到我應有反應了我便做反應。」他輕鬆地說：

「年輕人要多學一點東西。」

馮景禪先生是個絕對不以會說英文為恥的中國人，前年他帶我和黃霑去東京，參加世界知名的史丹福研究院的講座，

講座一連幾天，日本的商界

題目，馮先生代表香港講香港

現況與前景。他那份講稿，先後沒改了十次也有八次，並廣徵各

人意見，一字一句的改，務求完美。會場中是有即時傳譯的，不過就是沒有譯廣東話的，馮先生氣定神閒地上台，理所當然地說廣東話，說了幾句，便說要下台了，由當年新鴻基猛將蘇澤光上台代他用英語說出他的講詞，派頭十足，十分有中國人的身份。

是他又跟我們乘地鐵，一帶便把他家車不好玩，我們乘地鐵去，於是他帶了去東京的紅燈區新宿歌舞伎町，帶他坐邊廊咖啡室，看男妓如何兜搭女客，又看應召女郎和吧女們如何接生意，看得他樂不可支，跟着我們這些大頭童，他也不禁頹皮之心大起。

是後美應召男郎等在裏面讓女顧客挑選的地方，個個白色一踢死兔一襲，年少風流。黃霑起哄說：「好呀好呀，阿寶（他對太太的暱稱）你也去呀！」

「林燕妮、馮太，你們去挑個俊俠，我們付錢。」

馮先生也說：「好呀好呀，阿寶（他對太太的暱稱）你也去呀！」

這是一個教訓，教人頭腦保持冷靜。馮先生帶我們參觀本田車廠，

日本仔為這VIP大大表演了一番三分鐘內嵌成一輛電單車，和用機械人燒焊的新進科技，令我大開眼界。

馮先生去看日本的銀行，問幾個主要問題，腦中電腦一算便知他們情況如何，我沒有那個道行，自然跟不上。

「燕妮依鐘！依鐘！」他口中依鐘是守時，他最怕人不守時。被他叫「依鐘」多了，便不行，他常對我說的是：

MING PAO WEEKLY

September 1, 1985

